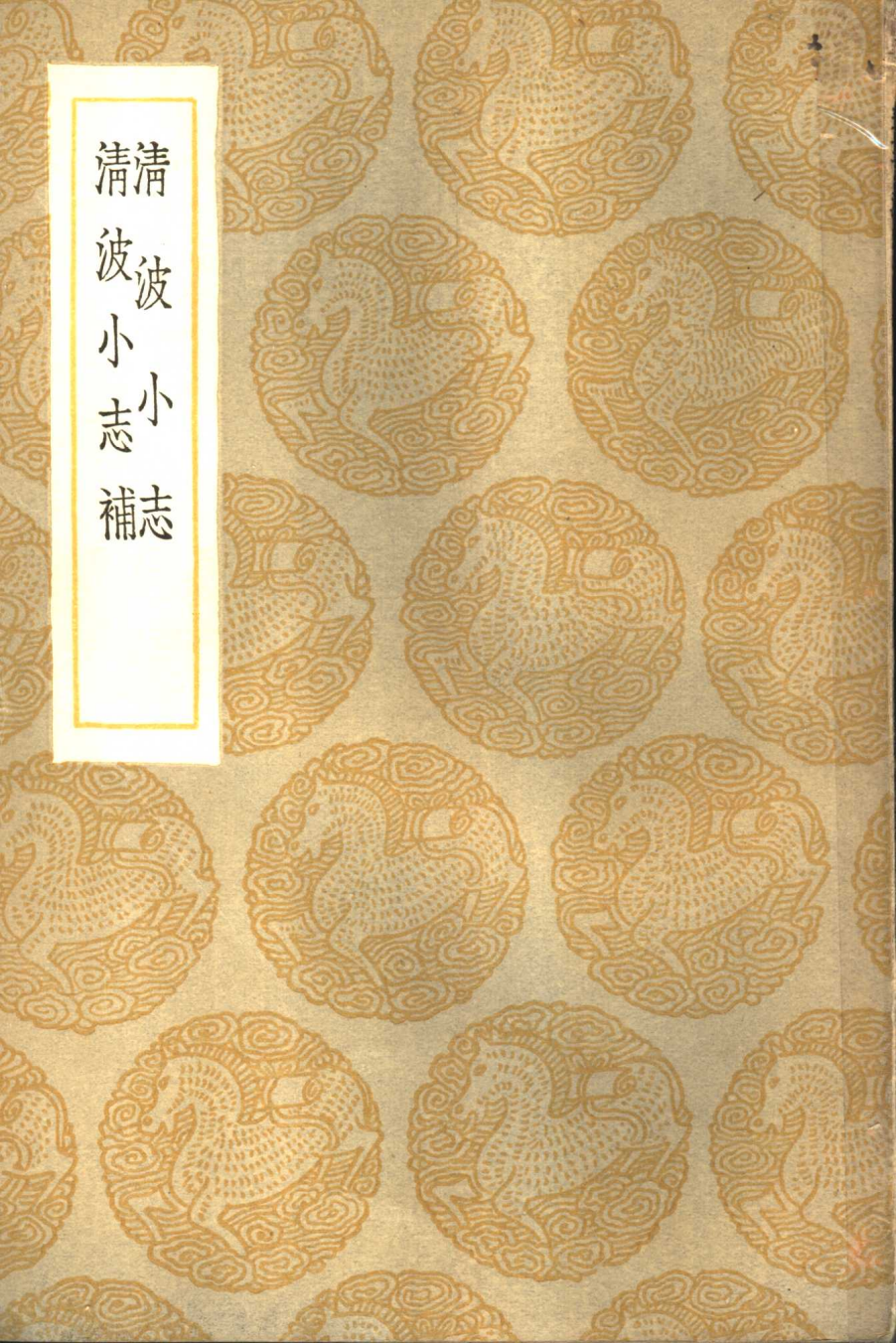


清波小志補志



清波小志

徐逢吉輯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清波小志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D 一二六八

鎮

通

(本書校對者楊靜宜)

本館據讀畫齋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清波小志序

予七歲從先處士由城中芝松里遷居清波門外之學士巷。迄今七十二年矣。蓬蒿荒廬。藏書無幾。目又少睹當世之賢人君子。故所見聞極其寡陋。然在方隅咫尺之內者。豈無人文可以竝傳。乃輶軒採風。未嘗搜羅。予懼再過數年。不幾湮沒乎。因筆而紀之。其閒佛院神祠。街坊瑣事。足資談柄者。亦得附書。大槩北至湧金。南至萬松嶺。西至南屏而止。有已經見之誌乘而復紀之者。以其實爲斯地之眉目。不敢闕略。仍存其舊。昔周昭禮居此。嘗著清波三志。所言朝常典故居多。而城西之事不與焉。予則專記城西而遠大者。竝未芻及。故稱小志云。時雍正十二年歲次甲寅仲春。錢唐紫珊老人徐逢吉自題。

清波小志卷上

錢塘徐逢吉紫珊輯 同里陳景鐘凡山訂

杭州自隋楊素創築州城。周三十六里九十步。唐彭城郡王錢鏐增築羅城七十里。城門十座。在西曰西關門。今雷峯塔下是也。至宋高宗增築內城及東南外城。設門十有三座。西曰錢湖。今塞曰清波。曰豐豫。即湧曰錢唐。于是始有清波之名。

鐘案元時城圯而址存。張士誠據吳復築。自艮山門至清泰門。展出三里。絡市河于內。其餘各門如舊。

流福橋舊名閘兒橋。在清波門外。引湖水入城。見夢梁錄今廢。止有弔橋。

流福溝東舊有金元七總管廟。其來已久。興廢不一。雍正四年。里人謀修葺之。堪輿家言此廟從前坐東朝西。於神不利。宜改向北。纔得氣勢。因移神於外。對清波門起造。落成之後。祈禱者踵相接。咸稱神有靈應。香火盛於各廟。黎園簫鼓。殆無虛日。予因里人之請。撰有碑記一通錄後。

出清波門爲流福溝。溝之東舊有總管神廟。不知卅自何時。予髫年聞之故老。由明迄今矣。從前興廢不一。近二十年來。廟貌剝落。僅存敗屋數椽。雍正四年。有李森者。自傷寥落。禱於神曰。神之爲靈昭昭也。何至裸體而露處。與我同一坎壈耶。神能援我一臂。我當有以報神。迺不旬日而李果得所遇。因昌言於衆。衆亦如其言而禱之。莫不愜所願。遂謀醵金以復舊觀。青烏家言廟仍西向。於神不利。不若北

向之爲吉時。王子載斯董其事。以爲改向固善。柰無餘地何。商之李子漢文。慨然捐貲。買地以輸之廟。而李森者。以其事聞之。邑侯楊公夢琰。楊公曰。神於民有利乎。曰。神生時往來江湖間。歿後爲水神。力可以制祝融。公曰。杭民之所患者火也。神能制火。祀之宜矣。爰詣祠展禮。復捐金以爲之助。于是運木石。召工師。掾之度之。兩閱月而神宇告成。遠邇人士祈禳者接踵。琴瑟擊鼓之聲無虛日。明年起層臺於神廟之前。常禁門之衝。以爲徵。歌侑神之所。至是而規模稍稍展拓矣。予考道藏山川湖海百神祀典。未嘗有總管神之號。卽水神之說。亦世俗相傳。不足以徵信。獨有睦州建昌祠碑記載元季兵構。曹國公李文忠平之。似有人馬旌旄擁從前後。命巫祝之曰。金元七總管也。神姑蘇人。生而靈異。早歿爲神。人有求。靡不應驗。兵定。李公立祠祀之。上聞。敕封利濟侯。此文係弘治八年博士李佑所撰。然則神之姓氏。亦出於巫覡之口。非確有所據。昔黃黎洲論元官制。謂杭州揚州皆爲上路。有總管而無知府。今紹興揚州皆有總管廟。皆昔郡守之生祠也。據此說。大都神爲元時人。生爲總管。有善政及於民。死又能捍衛地方。宜乎人之尊禮之。卽今江以南所在莫不胙壘。不獨睦州一郡。流福溝一方爲然也。夫以所在共祀之神。而又經前代敕封。則當存信而闕疑。惡得以拘墟之見而非之。必欲考其出處。求其功業文章。彪炳於史冊。毋乃失之鑿且迂乎。則是金者神之姓。元者神之名。七者神之行次。總管者其官職也。以其姓名行次官職而祀之。確乎有據。不爲褻典。豈若魏人之祀河伯。楚人之祀山鬼。荒誕而不經。爲君子所不取也哉。惟是神旣靈矣。何以數十年自甘淪落於草莽之中。必俟里人之禱。而後始

顯其妙用。豈人固有仗於神。而神亦有藉於人耶。豈人與鬼神之通塞。兩不得而操之。而自有造物者主之耶。且昔者西向之神。何以渺而難求。而今北向者感而輒應。豈神亦不能外於陰陽向背之說。而與人世之居處相類耶。人而鬼神也。鬼神而人也。而有何異致耶。宜乎今日者人禱之。神保之。人求之。神酬之。信如呼吸之可通。而一氣之相感也。予則無所媚於神。而神亦無所惠於予。是可以無言也。而以里人之請。記其事而書之石。亦無害於義也。予聞巫歌。弇鄙不可以供神聽。請易其辭。而爲侑神之曲。曰。神久不降兮。何之。今惠然兮來思。駕青虬兮。騁赤螭。衣紫衣兮冠豹皮。佩長劍兮光陸離。樹兩旄兮。駕靈旗。風獵獵兮。雨絲絲。神自此兮。永在斯。樺燭兮。熒熒。艾蒿兮。煙青。擊鼓兮。暫停。福水流兮。可聽。進神兮。醺醺。沈飲兮。益醒。願四體兮。康寧。無阨運兮。再丁。又申之以意曰。臺殿兮。瓏璵。三面兮。崇墉。兩峯兮。西峙。海日兮。在東。天德合兮。地勢雄。天門啓兮。地戶通。地下水兮。聲淙淙。泉源不竭兮。財幣豐。且能以水制祝融。紅龍詎敢來相攻。蜿蜒百尺。蟠青龍。神之靈兮。位當中。福軍國兮。垂無窮。匪獨黎庶兮。懷帡幪。

山村仇先生遠。字仁近。宋咸淳時名士。宋亡。落魄江湖。博通經史。賸有詩聲。惜未見其集以行世也。至元中。薦爲溧陽教諭。寶慶路教授。不赴。改爲徵仕郎。杭州路總管府知事。就家錢唐。今西城下。尚有遺址在焉。年八十卒。葬北山棲霞嶺。七修類家蘋村宗伯有詩曰。吟詩何處訪山村。催得籃輿出關門。學士西橋煙水闊。半林殘日近黃昏。

沈允亨字孟嘉錢唐人年十五補邑弟子員居清波門外弔橋之南門對雲居山後臨學士港家頗饒後中落館於馮氏主人甚敬禮之工詩文善作小楷與人交恂恂如也爲予母姨丈予髫年未知請益年甫五十而歿有遺藁數十卷今散失矣予尙存其近體六七章附後

城上樹蛇矛城下堆觸體獨有野菊花還如東籬秋今日吹寒笳明日寄征衣鐙下刀尺聲鐙外流

螢飛西城行去市未爲遠堂成豁素心水光通柳港秋氣接楓林不厭琴絃緩何辭酒盞深良朋在南

岸風雨亦招尋草堂成與景銘曲折林陰合高低澗水流直穿靈鷲頂來看冷泉秋香飯憑誰供仙巖任我搜

與君吟落日再上酒家樓與東琪由蓮花峯出冷泉亭作何人可說興亡事此地堪爲汗漫游潮捲空江羅刹怒雲迷故

國鳳凰愁獨松不守千年恨萬媚無聲四海秋留得洗鉛池尙在半林黃葉夕陽樓鳳凰山懷古雲居寺在

高城上灌木森森暑氣無茗椀爐香依梵唄晴煙秋色滿江湖放開爾我形骸外忘卻林泉歲月徂何

事西齋彭上舍朝朝危坐讀陰符與紫微讀書雲居寺

康熙六年丁未正月十六日爲先處士誕辰設杯酌以款親朋忽聞巷外大悲庵前有僧人自言卽日焚

化親朋停杯往觀見此僧置木龕於地遍辭街坊坐入龕內具紙筆於前題一偈云無拘無束不清不

濁放倒皮囊正月十六又書七言律詩一首云道我狂時不是狂今朝收拾臭皮囊雪中明月團團冷

火裏蓮花瓣瓣香好向棒頭尋出路卽從業海駕歸航滿爐骨柁都煨盡十字街頭作道場書畢將龕

門手掩火發於內須臾示寂矣是時觀者數千人卽有然香羅拜者此僧向不知於何處棲身亦忘其

名號。今從容坐脫。亦禪門中有手眼者。

趙琳子。母姨之少女也。少予十歲。其五歲時。信口而吟。皆能成句。憶侵晨客至。呼酒予。曰。舍北何人呼卯酒。琳荅曰。海南有客賣丁香。蓋其時有粵東客攜丁香酒求售也。一日予見後園春草吟曰。幾叢芳草。淒迷綠。琳卽云。一樹天桃。煙雨紅。此外不能多舉。殆夙生慧業也。琳後適人。卽病歿。

陶舍人。名雲翰。字狃伯。號則渠。予母孺人之叔祖也。家居學士巷。善書畫。能詩。明世宗時。以薦爲太子舍人。嘗監均州太和宮稅。與謝茂棣。盧次樞。及當時名士大夫相往還。豪情橫溢。不可一世。晚年歸里。甕粟屢空。泊如也。年七十餘。乞詩畫者。戶常滿。舍人無不應之。生一子。名虞庭。早亡。以此快快。至神宗丁巳。病歿。百餘年來。幾無有知其姓氏者。予成童時。母孺人常言其能詩。因披遺集讀之。氣調高老。實有可傳。然皆鼠殘蠹蝕。完全者十之一耳。昨從篋中鈔出如千篇。待付剞劂。使當世知有其人。

出清波門西南半里許。舊有萬松公館。并置舍。名急遞舖。近俱湮沒矣。聶心湯邑志載嘉靖三十三年。巡撫李天寵。清鳳山清波馬路之侵沒者三十四年。倭寇犯杭。督撫胡宗憲於清波城南上築帶湖樓。東南築定南樓。今皆不存。

學士巷西角牆內。舊有小樓一座。陳姓老姥名黑姊姊者。同一子居之。康熙丁巳正月望後。予過其下。見一女子倚樓望湖。年可十八九。雲鬢微籠。金釵橫髻外。衣紫綃。內以水紅衫襯之。誠絕色也。予驚詫。此從何來。有隣姑常出入予家者。走問之。云是吳下人。偕母與兄三日前渡湖來。向船工覓小寓。船工卽

黑姊姊子也。讓屋與之居。此女能賦詩。兼善書畫。聞有新安賈以五百金聘定。不停日即去矣。予囑鄰姑可持女詩畫來。得一見。仍畀汝。不留也。姑即去。有炊一食飯頃。攜聚頭扇一柄。匆匆過予齋。投案上曰。速看。我是乘閒取來。彼不知也。予展開。有詩曰。鐙宵不見一鐙紅。礙煞平江半面風。到得西湖覓西子。那知殘雪尙朦朧。下書鐙夜從吳江至。西湖作樓西望不見西施樓。角寒梅有一枝。從此吟魂得相傍。黃昏捲起暖簾兒。下書寓樓見梅花一樹。喜而有作。羊鐙照我下長河。吹落梅花比淚多。姊妹今宵休記憶。冷風殘雪到清波。下書抵杭州清波門作。款落茂苑薛貞瑛。予讀畢。不獨魂銷。且舌撝不下。急援筆鈔之。睹其墨色晶瑩。書法十三行。詩是日來初脫橐者。予即持扇還鄰姑。越一日。果發行李渡江去矣。後細訪新安賈有知之者。曰。姓馮。予笑曰。得非馮魁耶。

學士巷末過橋。居民有錢美洲者。平時以捕魚操舟爲業。鄰人呼之爲米獸。以其食米喜粗糲。不檢擇故也。一日告親鄰曰。我三日後將棄家學仙矣。人以其獸。不以爲意。乃至期。沐浴飽飯。飄然而行。鄰有好事者數人。送之至靈隱呼猿洞。舉手別衆人。入洞中不出。衆疑此洞無他徑可達。止有一潭。深黑無底。投以石。始礮然作聲。此人殆墮入潭底耶。徘徊而散。至月餘。米獸復歸家。云洞內甚坦平。我行二里許。見一人須眉甚長。而黑白相間。橫坐石牀。一童子執杖旁立。招我前。與我丸藥一囊。云攜云可濟人。此閒非女所居。命童子引我出。出見市廛雜沓。問之。乃餘杭也。我無以給口食。即在市賣藥。服藥者有病即起。今藥已盡。得錢十餘貫。我故還家也。人初疑其謠。後見所得錢始信之。且米獸爲人朴實。從不作

妄語者。後至康熙丁未年九十一而歿。其弟曰敬洲。嘗予乘其船。猶能歷歷道其事。

學士港內達城下。外通大湖。游人朝出暮歸。皆由於此。前朝兩岸種梅數千株。花時香氣襲人衣裾。不減

西溪之勝。其時李草閣彝有詩云。學士橋邊移棹過。千樹萬樹得春多。人生對酒須縱飲。柰此縞衣風

韻何。百十年來。陵谷變遷。近今惟有漁戶數十家。風景蕭瑟。欲還舊觀。不可得矣。毛馳黃有詩云。清波

門外釣魚磯。撒網擎罾雨不歸。誰道嘯歌饑欲死。生涯還有綠蓑衣。鐘案。草閣。元末初人。隱杭城之北關門外。有集傳世。

明司城馮具區夢禎常挾家姬游湖上。晚歸有輕薄少年羣聚而觀。時舟方入港門。先生向諸少年曰。老

夫已進學士橋矣。衆譁而散。今橋上鐫學士橋三篆字。爲里人王周書。按西湖游覽志。橋久崩壞。郡人

王輞者捐資重建。題其梁曰學士橋。此蓋前明嘉靖閒事。今康熙初年重修。題橋者爲里人王周。姓同

而名亦同音。越百年先後相映。亦一奇也。周字叔元。住學士巷。善畫兼善琴。予見其人。蓋落拓不羈者。

學士橋側有笑隱菴。又名法喜院。老僧笑魯者居之。予童時見其人。自言從董宗伯其昌陳徵君繼儒游。

故其書法不落時蹊。每朝夕往來橋畔。眺望湖山。意有所得。輒賦小詩。予惜未睹其集。一日。舉一鐙千

古夢萬壑老僧寮。二句示予。是時予未知詩。不解其何意也。後歸天台山。年餘復來。歿於菴中。繼席者

爲翼菴。其徒彬遠。奕是俱能詩。彬遠別字秋蟾。詩尤超縱。大有青蓮長吉風味。

黃梨洲宗羲汪魏美溥兩先生於順治己亥二月訪笑魯長老。坐月庵中。至三更。是夜寒甚。庵中止有一

被。黃與汪兩背相摩。少得暖氣。明日黃入雲居訪仁菴。汪矢志不入城。至清波門別去。

予一日坐小舟往湖中見篷背夾草書一紙取閱之乃春宵泛湖之作也詩云傷心此日有何春耐可相邀夜向晨四海難逢磨鏡客扁舟還載抱琴人須知角里終辭漢獨怪金椎不避秦瑤瑤坡前投宿去清泉重煮裏湖蓴予問舟人此從何來曰昨將晚有客頭戴氈帽身著大布衣隨一後生攜琴一張并筆硯等物來雇船復有一客戴細麻布巾身披紫花布方袍同至艙內要我撐到湖心空闊去處候月上戴氈帽人彈琴許久方住手兩人談笑作詩苦無酒飲要我放船到瑤瑤寺前恐菴去借宿與我錢百文回家已四更矣那孝巾人呼彈琴人是韓先生那韓先生呼孝巾人是徐先生這詩想是那後生遺失在船篷上的此康熙己酉庚戌閒事越十年檢笥中詩始知鼓琴者爲韓石耕方布袍者徐狷庵也煙月滿湖賦詩鼓琴兩高士有此幽興比之汪魏美黃太沖在笑隱庵坐夜寒甚兩先生以背相摩則苦樂懸殊矣然四先生皆海內高人前後會於學士橋頭不可不誌也

鐘案梨洲先生著述傳海內石澗先生以琴鳴聲著有琴譜世亦多知之汪先生錢唐人前明孝廉國亡後隱居山中矢志不入城徐先生遜跡河渚明亡後終身冠孝巾皆勝朝遺老也汪舊居在杭城黃馬巷予幼時曾過之見鄉試報區捷尙存

柳浪橋學士橋皆有夾徑老松每盛夏秋首芙蕖遶隄如錦游人艤舟賞之

夢梁錄

聚景園在清波門外孝宗致養之地堂匾皆孝宗御書淳熙中屢經臨幸嘉泰閒寧宗奉成肅太后臨幸此武林舊事所載今則爲番回埋骨之地塚墓高低狐狸竄伏舊蹟如會芳殿瀛春堂攬遠堂花光堂及瑤津桂影寒碧瓊芳諸所皆不可考惟柳浪港一線之水隱然在其後港之左右有池塘數十畝悉

被土豪侵佔。種蓮射利。惟花時紅白相間。清香襲人。頗供眺賞。予與厲樊榭鵬坐學士橋春望。賦少年游小詞云。蛇蟠智井。狐穿破塚。輦路已全荒。燕子飛來。桃花不語。閱過幾滄桑。○小橋浮在嵐煙外。恰好近鷗鄉。坐我春人。綠蓑衣底。相對話斜陽。

放生池去學士橋甚近。小舟渡之。不過半里可達。二十年前。池上屋宇。悉燬於火。後經太守李公慎修重造。前後堂軒。周遭遶以廻廊。雜蒔花草。風景較勝于前。今池內種蓮。園隄徧植木芙蓉。自初秋迄於九月。月光葉翠。映於水面。比長隄桃李。更覺繁豔。

姚莊在聚景園之南。法喜院之北。瀕湖而居。地非孔道。康熙初年。有夏都統景梅者。率旗人恆較射于此。顧其地閒敞。遂據而有之。每射時。背學士橋張大布幕。向北而射。未幾。建射堂於橋之外。割湖水一二畝于堂之西。以爲沼。內植荷芰。外環隄岸。樹桑麻。種蔬蓴。取地之利焉。又未幾。毀去射堂。建屋於南園。卽今莊地也。其屋卑隘。又毀去之。而湖而樓。可以攬全湖之勝矣。復以樓居不適意。仍毀之。別起大屋數楹。四周繚以高垣。采石於兩山邱壟之間。入地丈餘。以爲垣腳。其上疊石倍之。再以磚甃覆於上。取其牢固。爲不拔之業焉。其時都統老矣。奉掣回京。託鄰莊楊老人玉亭看守。會耿逆之變。朝廷命部堂大人出師。隨征人員甚多。姚公憂巷啓聖在其列。向楊老人賃莊僑寓。凡清晨詣轅謁見。必由寒家經過。蒙其枉顧。與予兄弟譙談笑。遂成相知。後部堂授以劄付協理諸暨縣事。是年進勦紫閬山賊有功。康親王表奏。授爲溫處道。迨閩海平。陞福建巡撫。方其在處州時。太守線公一信入見。姚言及從前

寓居湖上之事。都統夏公爲線之婦翁。夏無子。線卽以湖莊贈姚。逮姚歿。其子一爲廬州守。一爲淮安守。俱罣誤入京。與錢唐人姚旦衡聯譜。往還頗密。假旦衡若干金。又以莊歸旦衡。故至今稱姚莊云。旦衡於雍正初緣事徙邊。家產入官。湖莊估價五百金。人慮其後有葛藤。不願得此。有司青看莊楊姓人玉亭子。每歲納官租二十兩。楊今停厝棺柩偏屋中。竟成鬼窟矣。姚公長子長文。從父來杭同寓莊內。後官至雲南鶴慶總鎮。人言一時寓兩八座云。姚本籍紹興。國初入旗下。康熙癸卯科旗下解元。選廣東香山縣。以事鐫職。至十三年隨征立功。官至制府。亦人傑也。線公字成之。後官至浙江巡撫。

王菴在姚莊之後。向爲城中翁氏別業。康熙初年。售與王氏老尼。地不寬舒。所在偏僻。小屋三間。以安佛像。其左一帶竹籬。而柳浪港隱然在其外。港容一葉之舟。達學士橋甚近。欲通聚景園則絕矣。菴中向有牡丹一叢。花時游人頻至。予與遂安毛鶴舫。際可往觀。以爲花雖佳。而清靜之地。反爲所擾矣。鶴舫囑其鄉親王姓者。捐六金。移花而去。今女尼在中者。改菴名點雪。且以佛舍傾頽。立志修整。乞予爲文勸募。未知得成所願否。

柳浪聞鶯。爲西湖十景之一。卽指柳浪港也。康熙三十八年。翠華南幸。十景俱有宸翰。地方官訪查舊蹟。勦建亭榭。以供御碑。因柳浪港所在偏側。欲開拓之。左右皆番回塚墓。時中丞張公。敏惻然曰。聖王之政。掩骼埋胔。吾豈忍發掘久埋之骨乎。相度靈芝寺前有隙地。鳩工構造。復開濬池沼。環植檉柳。每歲暮春。裙屐畢至。黃鳥鳴於其間。坐憩久之。不減雙柑斗酒之樂也。

仙姥墩志稱與聚景園相近。基高數十尺。今無從踪跡矣。予友余璣伯珣有詩云。裊裊東風動高柳。湖梢直灌荒園口。不見青旗向水飄。何處還賒百花酒。

張近道字默菴。偕其妻尙氏家於城西柳浪港之曲。予童年猶及見之。廣額修髯。頤長玉立。每言吾儕當爲世所不可少之人。若悠悠忽忽。虛生浪死。豈不負天地父母生我之大德。人皆以爲狂。酒後尤多骯髒。往往不與時人合。人亦罕至其門。嘗遠遊經年一歸。康熙丁未。挈家赴粵西。從此不復知其所往。予于戊寅有事過番禺。晤陳獨漉。首問張默菴尙存否。予言不見其人三十餘年矣。獨漉言此人究心經世之學。兵刑象數無不通曉。獨不喜詞賦。座中有談及者。瞋目叱之。以爲無濟於用。拂衣而去。後往來粵西。怏怏失志。遂逃於禪。夫婦並有見地。默菴手注金剛經宗旨一卷。吾家藏有刊本。君錢唐人也。當附此書還錢唐。卽出書見貽。余挈之囊中以歸。然則默菴誠異才也。乃無所遇。不得展其志。而徒借空虛寂滅以老死其身。惜哉。又念苟無獨漉之言。予且不識默菴爲何如人。今尙得存夫婦姓氏。不可謂非深幸也。尙氏名德本。

丁鶴年。其先西域人。曾祖曷老丁。從元世祖徇地西土有功。父以世蔭爲武昌尹。鶴年年十八。避兵錢唐。生母馮氏阻絕他所病死。鶴年慟哭求母見夢。一夕母果於夢中告以死所。鶴年嚙血沁骨。驗而葬焉。晚習天方法。廬於先人之墓。卒葬其旁。遂爲丁氏隴。杭州府志。墓在聚景園今石亭子下。

李杞源字懷帖。號半邨。鄞縣人。家於杭城。善風鑑。子平之術。一座之中。高談娓娓。皆有抑揚頓挫。石制府

先爲兩浙轉運使。李從之游石陞鄖襄道。李在幕中掌書記。及石陞浙江方伯。又陞兩廣總督。則不與之往。卜居柳浪港。嘯歌煙水以自適。與白蓮僧問石同鄉。尤相善。至暮年。石公已亡。李遂挈其子還四明。閒爲小詩。頗饒別致。予不能多記。僅錄其移家柳浪港二絕句云。歸到城西萬事休。小堂四面遶清流。每朝飯罷無他事。槐樹根頭坐素秋。白日搖風柳浪昏。滿城人不到柴門。戎韜一卷知何用。老去依然李半村。

顧玉者。操舟之人也。家靈芝寺側。其父善琴。玉幼習之。父亡。奉母以居。風晨月夕。放舟湖中。撫琴自樂。其

時金衢道梁公

萬觀

雅能琴。適在湖夜泛。聞琴聲。移船物色之。與語喜其樸樸。且知其有母。贈以金焉。

玉嘗作蓼花引曰。蓼花開兮。湖之秋兮。蓼花落兮。湖之濶兮。念我生之頭白兮。與蓼花以朝夕兮。嗟有母而無父兮。徒自傷其孤露兮。蓼兮蓼兮。予誰告兮。玉蓋孝子也。後母亡。玉亦歿。

聚景園前舊有顯應觀。爲宋高宗敕建。以祀磁州崖府君者。相傳神于靖康時顯應。衛高宗之駕。因此崇奉。以褒其功。每年六月六日。內庭差天使降香設醮。都人駢集。今爲甌脫之場矣。余友錢他石

璜

有詩

曰。玉宇金庭化劫灰。西風涼露藕花開。黃羅帕子沈香合。不見天邊一騎來。

表忠觀數十年前剝落殆盡。左右地畝。原屬祭產。太半爲豪強侵佔。蘇碑雖非舊物。已傾仆在地。前年中承朱公賦因時亢旱。不欲就天竺禱雨。以爲武肅生時有守土之責。理應恤此一郡災黎。于是赴祠虔禱。復捐俸修葺。廟貌稍稍完整。而侵去之地。則以內陞未及清理。近年總督李公衛大爲開拓。將旗人